

毕业后,我奔波在求职的道路上。都说这会儿找工作难,我是真体会到了。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心仪的工作,赶紧面试。一不留神,瞧一眼旁边站着捏着简历的人,竟然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。咱们这种一般院校毕业的,还是大专学历,自然是相形见绌。那天接到一家外企的面试电话,我喜出望外,赶紧找同学借了一套西装裙套上,就急匆匆地去面试。那套裙子的主人,身材比我高挑一些,一套齐整的裙子穿在我身上,显得格外别扭。到了那家公司,是在一个气派的大楼内,看到眼前衣着整齐的男男女女,再看看自己的身上,感觉有些不好意思。

一看预约的时间快到,我赶紧快步跑向电梯。待我气喘吁吁地在电梯内站定,后面陆续挤进来不少人。顿时,电梯被挤得满满的。我赶紧往旁边靠。等到最后一个人进了电梯的时候,电梯响起了“啾啾”的声音,后来有声音提示说超重了。看看旁边的人,一个也没动弹的。电梯一直叫着,那情形真是尴尬。因为我站在门边,见大家都没有动,我赶紧退了出来。电梯在我的面前徐徐上升。我一看时间,糟糕,眼看再过去五分钟就要迟到了。为了抓紧时间,我只能冲向楼梯。当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到7楼的时候,正好人事部

人在途中

电梯上的面试

藤小律



在点名了。我气喘吁吁地应声说到了,所有的人转头看我,那会儿真是太尴尬了,我想我一定是很狼狈的。

面试的过程有些平淡,问了一些跟专业有关的知识,聊了一下个人的爱好还有对职业的规划。面试完后,

人事部的工作人员通知我,回家等通知,三天内会有回复。这回的面试,我胜算并不会很大,感觉自己的学历在面试的人中并不是最出众的,况且那天还跑得气喘吁吁,大概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的。我只能悻悻地回家等待着。

到了第三天的时候,突然有人电话通知我,说是我的面试通过了,可以去上班了!听到这话的时候,我除了喜出望外之余,还是有些不解,为啥这么多面试的人,偏偏选择了我。后来,报到的第一天,人事部的经理找了我谈话。我一看,这人真眼熟。再仔细看,才发觉原来竟是那天最后一个上电梯的人呀!

人事部经理告诉我,那天他站在电梯口,看了很久,其实整个电梯的人基本都是来面试的,但只有我一个人从里面退出来了。而且我为了不迟到,更是跑步上来,遵守了约定的时间。公司除了员工的技术、学历等因素之外,还会参照其他的方面。综合考虑,选择了我!我这才知道,其实在进电梯的时候,我已经是经历了一回面试。而众多的面试者,只有我通过了这项测试。我正是借着这个机会,才顺利地得到了工作!

图/涛涛

我留学的学校位于挪威南部小镇,学校不大,四栋小小的临街建筑,干净复古的红砖外墙,很前卫的几何造型,半藏在葱葱郁郁的绿树中,一个小小的城际火车站坐落在学校不远处。这是一个安逸闲适的小镇,镇上的居民不是很多,穿着十分深沉朴素,多是米色、深红、褐色一类色调的风衣,远远看去,像是片片枫叶在灰色的街道上摇曳罢了。倒是我们这些早上陆陆续续涌出来的留学生们,衣着前卫,色彩艳丽,步履匆匆,周身散发着极具动感的青春气息,竟将这原本灰蒙蒙的街道激活了起来。

我住的公寓在一个满是森林的小城区,与其说森林是城市的点缀,倒不如说这本应是一座满是森林的绿色城池,其间那些小小建筑只是这些茂密森林的点缀。挪威人特别安静、守纪,甚至有时候有一点害羞。每个家庭都有一座小木屋,一个广纳阳光的后院,一条忠诚的狗和一片屋后的森林。我的公寓窗外就是一片森林,多是欧洲橡木和意大利柏树,树的主干笔直上伸,擎天一柱,平地拔起,碧森森像座座塔,孤峭屹立,甚有气势。这片森林,远远望去,一片苍翠,如同一堵高耸入云的墙垣。有时能看见两只老鹰在楼窗间打闹玩耍,看见人了也不害怕,只是略微跑两

异域见闻

初到挪威

周天意

步,然后停下来回头望着你,当我在阳台上休息时,不时有鸟雀在蓝天上尖叫,小雀子会到你的餐桌上啄食,不知名的小昆虫会偶尔暂歇在你的衣袖上,而后再次启程。入夜,往窗外望去,虽不是万家灯火,但也有几盏温馨的灯光在等待未归的亲人,那昏黄的光晕透过那稀疏的白色炊烟投射入你的眼帘,令你想起万里以外的亲人。

我的卧室外面有一个小窗台,两个英国住客将他们的窗台装扮得生气勃勃,他们每人有一些小小的花盆,将从公寓外面院子里挖来的野花都种在窗台后面成排摆开,清晨阳光所照之上,将那卧室雪白的墙壁投射成五颜六色,打开窗户,整个卧室在北欧深秋的凉风中竟也是春意盎然。我也忍不住挖了一株野菊,用一只小小的玻璃杯盛起黑土,让她在我的窗台上安了家。古人说“一花一世界”,每日我将她置于屋内,她的花叶也都向着窗外的阳光,窗外那片林子,那片原本属于她的世界。

黄昏时分,天下着小雨,周围已经是华灯初上,路上行人步履匆匆。环顾四周,我已经被淹没在车水马龙之中,一时不知身在何方。每次我便会想故乡的意念,“故乡情结”逐渐酝酿发酵,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,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。

生活空间

坚定的“丁克”派

吕麦



里威伯一样,将“闺女”的孩子孵化出来。表姐抖擻精神,开始上网查阅孵化玩具。她买来在沙发上丢了半箱,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:像《夏洛特的网》

且国内压根没货。这可怎么办呢?聪明的表姐提议:将十六只变色龙卵,放在铺有棉絮的小盒里,吊置在鱼缸里一同加温。

心灵驿站

不想欠的人情

马海燕

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公交车,等车开后,我不是惬意地松口气,反而一脸的愁云。怎么回事?原来我这时才发现没带钱包。我硬着头皮和司机商量:“我天天都坐这路车,就这一次忘记带钱了,能不能让我下次再补?”

司机机警地看了我一眼,“没带钱?哼!我才不信呢,你这号的人我见多了,又抠又吝,连一块钱也不想出。没说的,下站下车。”车厢里的乘客顿时发出一阵嘲笑。

我脸红得像关公似的,恨不得

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阵短暂的沉默后,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块钱来:“我这正好有一块零钱,你先拿着,不用还了。”

乘客们在一旁议论纷纷,都说我是个骗子。我尴尬地挠着头皮,脸上越来越发烧,恨不得扔下车票下车。

这时,那个中年男人突然从兜里掏出手机想打电话,可手机“滴滴”响了两下,就再没声音了,估计是他的手机没电了。

中年人急得直跺脚,嘴里骂

世相百态

结婚送股票

周爱珍



变,既有赚也有赔,有道是“几家欢喜几家愁”,炒股要有一颗平常心,不可以急功近利,以一时涨跌论成败。把手头富裕的闲钱投入一部分到股市里,倒无可厚非,但把家庭的全部积蓄投进去,就有点过火了。然而不管我如何地好说歹说,妹妹和姐夫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我只有在心里祈祷,股票永远是牛市。

我的担心并非多余。前些天的一个晚上,电话铃声响起,我接起来

一听,话筒里传来了低低的哭泣声,妹妹说:“姐姐,我们的股票被套牢了,除了当初赚来的不说,还赔进去了一部分的本金,我们该怎么办呢?”说到这里,妹妹用一种埋怨的语气说:“姐姐,当初你送什么礼物不好,为什么偏偏送股票给我们呢?”

我听后和姐夫面面相觑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会,我苦笑着对丈夫说:“够时尚够新潮的礼物不一定是好礼物。”

表姐两口子是时尚的“海归”派。坚定不移地崇尚“丁克”二人世界。他们坚决抵制生育孩子,却有各自的“baby”。表姐夫的baby,是几十尾色彩斑斓的热带鱼。他它们配备最精良的加热器、温度计等“养育”工具。表姐的baby,是一对意大利宠物变色龙。夫妻俩将为人父母的满腔爱心,无私地奉献给各自的baby们。

去年初春的一天,表姐惊讶地发现,她的“闺女”(母变色龙),越来越像个“林妹妹”。整日介一副慵懒、倦怠的模样。表姐怀疑她生病了。待查阅相关资料后,方欣喜地发现“闺女”怀孕了。表姐乐得像个疯丫头,抱着“闺女”开心得又蹦又跳、又叫又叫。

表姐愈发悉心、精心地照料着她的baby。然而,一天、两天、一个星期过去了,“孕妇”变得越来越懒惰、越来越没有生气。不但吃不吃,就连“着装”也懒得“更换”了。表姐赶紧带着“闺女”拜访相关的兽医。医师惋惜地告诉她,“闺女”已濒临死亡状态,完全丧失了自身产卵能力。只能“弃母保子”剖腹取卵。

开始,两人每天都要打开盒子,观察卵的情况。谁,好心往往办坏事。由于变色龙的孵化,对时间、温度等因素,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。他们的“关心”导致五只已成型的龙雏,因此而夭折。吸取了这次的教训,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,只得按捺住无限迫切、好奇、焦虑的心情,一天天地等待…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,箱子里传来“吱吱”微弱的叫唤声——一只小变色龙就要破壳而出了。两人再次忘乎所以,欣喜若狂地取出小盒子,用DV拍下这新生命诞生的瞬间。谁知,半小时后,这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,又因温度的短暂变化而夭折。表姐懊恼、自责、伤心不已。

接下来,他们严格恪守科学的步骤和方法,不敢再有丁点的冒失。终于在三个月后,十几只变色龙卵,奇迹般地孵化出三条小变色龙。面对三条鲜活、可爱、敏捷爬动的小生命。夫妻俩忽然百感交集,心头涌动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,从身体的每个细胞间澎湃出来,热热烈地,汹涌地袭向眼眶。

梨花带雨的表姐冲进姐夫怀里,哽咽着感叹:生命的诞生和养育,虽然艰辛,但是在太可爱、太让人心动和幸福了……表姐深情地说:是的……我们自个的baby吧。

在十多年以前我们没有税收概念,在海南炒房炒地赚点钱,当时绝大部分人都不交税,我们交了一部分,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肯定没交够,可是在那时就算是好人了。今天来看,没交够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;但是从法律上来看,我想可以解释得清的。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钱应该由我自己出,不应该从公司出,因为他不是万通的朋友,万通也没有这个预算来支付这个钱,并且法律上也不允许支这个钱。我什么自己花的工资,别人不会有我什么意见,所以首先这钱是个是非的判断。另外,你给他钱,用什么方式给?你明知给他这个钱他就有钱去行贿,如果行贿被抓住了那你就得跟他在法律上兜圈子了。所以为了不惹这个麻烦,我让律师写了一个东西,表明我送他这个钱只能用于合法目的,不能做违法的事情。我让对方来拿钱时签字,做出承诺,我再把签字收起来,这事才算办妥。

所以钱的事很玄,一不留神就变成了陷阱。你光顾仗义了,不问是非,钱一给出去,麻烦就来了。一般来说,在所有的公司,你如果是这种创业者身份的董事长,你蛮横不讲理非要这么做也就做了,但是不能那样做,这里头

是有是非的。

从万通最初开始,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,所以到目前为止,就像王石说的,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还是留在公司的,没有一个是因钱被抓起来的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,就是要在复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变革当中弄清楚钱的是非,不清楚的时候宁愿不要,或者把它放在中间状态。

钱的是非有两种,一种是法律性、政策性是非,这是比较刚性的;还有一种是道德的是非,属于软性的是非。比如说碰见弱势群体,你个人又力所能及,帮助不帮助,这就是道德上的是非,不帮助其实也不犯法,但是你会被别人认为麻木不仁,面临道德的压力。所以道德的是非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,你怎么用钱,怎么花钱,怎么看待钱,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。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你一生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。



吴云芝 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电图 一部商界精英的人生感悟

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出了事,当事人的兄弟来找我,希望给点钱,一方面去“营救”,再一方面还有别的事情。我见了以后,当时就说可以,没问题,大家都是兄弟,反正出来不容易,出这么大的事能帮就帮一下。可是接着他说要借钱,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?我跟一个好朋友讨论了一下,决定给钱而不借钱,为什么呢?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他,第一,明知不可还还借,分明是糊涂;第二,你借钱要利息,给人感觉你不仗义;如果不要利息,你会觉得不舒服;还有就是借多长时间,借了你知道收不回来,借长了什么时候收回来?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?我跟我一个好朋友讨论了一下,决定给钱而不借钱,为什么呢?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他,第一,明知不可还还借,分明是糊涂;第二,你借钱要利息,给人感觉你不仗义;如果不要利息,你会觉得不舒服;还有就是借多长时间,借了你知道收不回来,借长了什么时候收回来?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?

连载

宋思明把陈幸福召到办公室说:“你最近怎么样?”

陈幸福高兴得很:“托大哥福,风生水起,还不错。就是手上留了块烫山芋扔不掉。”

“什么山芋?”

“那块拆迁的地,原来说到6月一定拆完,现在都快7月了,有几个钉子户死硬拔不动。”

宋思明说:“这个问题,你要是解决不掉,下面这件好事就轮不到你了。”

陈幸福问:“啥好事?”

“上次你陪着在上海考察投资环境的香港人,现在决定大手笔进驻上海房地产。这对上海是个利好消息。他呢,因为对你印象还不错,想跟你一起合作。我倒是有个想法,想把你公司包装包装,看到最后能不能到香港上市。”

陈幸福挠着头皮说:“算了吧!干活我是行的,但搞这个,我不拿手。我那公司,全卖了,包括办公桌,能上千万吗?还都是流水账。”

宋思明指着陈说:“扶不起来的阿斗,你要有个想法,想把你公司包装包装,看到最后能不能到香港上市。”

陈幸福挠着头皮说:“算了吧!干活我是行的,但搞这个,我不拿手。我那公司,全卖了,包括办公桌,能上千万吗?还都是流水账。”

宋思明指着陈说:“扶不起来的阿斗,你要有个想法,想把你公司包装包装,看到最后能不能到香港上市。”



项目要上马,有一块大地标要出去。你猜是谁进场?”

旁边一秃头男子关切地问:“谁?”

宋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字。

“那你有什么想法?”

“这个人看上了这里的一家企业,有意愿跟他们合作。我是想,把它给包装包装,借个壳搞大。”

“等下吃饭的时候好好聊一聊。”

包厢里饭桌上,几个熟谙的伙伴在低声讨论。

“可是……你你说的这个家伙,到底有没有实力啊?对方若是摸到底细,发现他没什么实力,肯吗?”有人疑问。

宋思明淡淡一笑,说:“给你们讲个故事。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,有个国家叫做美国。在美国一个农村,住着一个老头,他有三个儿子。大儿子、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,小儿子和他在一起,父子相依为命。突然有一天,一个人找到老头,对他说:‘尊敬的老人家,我想把你家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。’老头气愤地说:‘不行,绝对不行,你滚出去吧!’这个人又说:‘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,可以吗?’老头摇摇头:‘不行,快滚出去吧!’要做大生意,就是糊口的小生意,比方说开个网店什么的。我其实考察了很长时间了,我想在网上卖一些儿童书籍,做进口的儿童图书或者国内的图书。我想现在各家都只有一个孩